街上的噪聲和廚房裏的談話（1991-2001）

阿列克謝耶維奇 中國流行音樂研究小組 2017-08-02

是的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，我們曾經十分幸福，但那時候的天真如今已經一去不覆返。我們那時覺得，選擇已經做出，蘇聯共產主義毫無希望地完敗。一切才剛剛開始……

二十年過去了。“別拿社會主義嚇唬我們。”現在的孩子們這樣對父母說。

在與一個熟悉的大學老師談話時，他對我說：“九十年代末，學生們個個笑逐顏開。在我回憶蘇聯的時候，他們都堅信一個嶄新的未來已經在自己眼前開啟。但今天情況又不同了……如今的學生們已經領教和體驗了什麽是資本主義：不平等、貧困、厚顏無恥地炫富。他們清楚地看到自己父母的生活是怎樣的，從一個被掠奪的國家那裏，父母們一無所得。於是學生們情緒激進，夢想進行革命。他們穿紅色T恤，上面繪有列寧和切·格瓦拉的畫像。”

社會上又出現了對蘇聯的向往，對斯大林的崇拜。十九到三十歲之間的年輕人中有一半認為斯大林是“最偉大的政治人物”。蘇聯的一切又都成了時尚。例如“蘇維埃餐廳”，裏面滿是蘇聯稱呼和蘇聯菜名。還有“蘇維埃糖果”和“蘇維埃香腸”，從味道到口感都是我們從童年起就熟悉的。更不用說“蘇維埃伏特加”了。電視上有幾十個節目，互聯網上也有幾十個“蘇聯”懷舊網站。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，從索洛夫卡到馬加丹，居然都作為旅遊景點開放。廣告詞上承諾說遊人將會得到充分的勞改營體驗，會發給你勞改犯的服裝和幹活用的鋤頭，還向遊人展示經過翻修的勞改犯住所區，最後會組織遊客在勞改區釣魚……

老式的思想再次覆活：關於偉大帝國，關於“鐵腕”，關於“獨特的俄羅斯道路”……蘇聯國歌回來了，共青團之歌還在，只是改名為《我們之歌》，執政黨就是覆制版的蘇聯共產黨。總統大權在握，如同當年的總書記，擁有絕對權力。而替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，是東正教……

在1917年革命之前，亞歷山大·格林就曾寫道：“不知怎麽，未來並沒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。”一百年過去了，未來又一次沒有到位。出現了一個二手時間。

對於藝術家來說，街壘是個危險的地方，是一個陷阱。它會使視力惡化，瞳孔變窄，使世界失去色彩。那裏只有黑與白，從那裏分辨不出人形，只能看到一個個黑點，一個目標。我這一輩子都是在街壘上面，我也想離開那裏，學會享受生活，讓自己恢覆正常視力。但是，數百萬人再次走上了街頭，手攜著手。他們在外套上掛著白絲帶，那是覆興的符號，光明的象征。我與他們站在了一起。

在大街上，我遇到了身穿印有鐵錘鐮刀和列寧肖像T恤衫的年輕人。但他們真的知道什麽是共產主義嗎？

……

——俄羅斯廚房……十分簡陋的“赫魯曉夫”小廚房，九到十二平方米（那算是幸福的！），隔壁就是不隔音的廁所。蘇聯式的房型設計就是這樣。窗邊上擺著舊沙拉罐子裏栽種的小蔥和栽在花盆裏的蘆薈。我們的廚房，不僅僅是做飯的地方，也是飯廳和客廳，還是辦公室和演講壇，是可以進行集體心理輔導的地方。在十九世紀，全部俄羅斯文化都存在於貴族的莊園裏，到了二十世紀就產生於廚房了。改革思想也是從廚房出來的。所有“六十年代精英群”的生活方式，都是“廚房”生活方式。感謝赫魯曉夫！正是在他的領導下，人們才走出公共宿舍，轉入私人廚房，在那裏可以臭罵政府，重要的是不再害怕，因為在廚房裏大家都是自己人。在廚房裏產生出各種思想，天馬行空的規劃，胡扯政治笑話……那時候的政治幽默真是遍地開花！例如：“共產主義者是讀馬克思的人，反共產主義者是懂馬克思主義的人。”我們都是在廚房長大的，還有我們的孩子們，他們和我們會一起聽加利奇和奧庫紮瓦，熟知維索茨基。我們偷偷聽BBC（英國廣播公司），什麽話題都敢聊：尖刻的抨擊，生活的意義，普世的幸福。我還記得一件有趣的事，那天我們坐在廚房裏，一直聊到午夜，我們的女兒，當時她十二歲，就在一個小沙發上睡著了。我們暢所欲言大聲爭吵，女兒在睡夢中也不斷喊叫：“不要再談政治啦！總是索爾仁尼琴、薩哈羅夫……斯大林……”（笑）

Koni priveredlivye

Vladimir Vysotsky;Instrumental Ensemble "Melodiya" - Vladimir Vysotsky: Izbrannoye

沒完沒了地續茶，一杯接一杯的咖啡，還有伏特加。七十年代我們喝的是古巴朗姆酒。那時候所有的人都迷戀菲德爾·卡斯特羅，向往古巴革命！還有切·格瓦拉式的貝雷帽，好萊塢明星般的帥哥！嘮叨無休無止，恐懼無處不在，擔心有人在竊聽我們，甚至隱約感覺正在被竊聽。交談中一定會有人打趣地望望吊燈或者墻上的插座問道：“您還在聽嗎？少校同志！”既有冒險的感覺，又有遊戲的意味……我們甚至從這種虛假的生活中獲得了快感。只有極少數人敢於公開與當局作對，大多數人不過是“廚房裏的持不同政見者”，在口袋裏豎起中指……

——如今，貧困成了恥辱，甚至不健身也要羞愧……簡單地說就是顯得你不成功。我屬於打掃庭院和看門人那一類。曾經有一種內心流亡的方式，就是只過自己的日子，不去註意四周，不去管窗外的事情。我妻子和我畢業於聖彼得堡（當時叫列寧格勒）大學哲學系，她找到了一份掃院子的工作，而我的工作是在鍋爐房做司爐工。連續工作一晝夜，然後在家輪休。那時工程師掙一百三十盧布，而我在鍋爐房掙九十盧布，就是說我情願少得到四十盧布，以換取絕對的自由。我們可以讀書，讀很多書。我們有時間交談。我們認為自己在產生思想。我們夢想著一場革命，但又害怕，怕等不到那一天。那時候，在一般情況下，人們都過著封閉的生活，不知道世界上在發生著什麽。我們都是“室內盆栽植物”。大家都在冥思苦想，就如後來才明白的那樣，其實都是幻想和杜撰，關於西方世界、資本主義還有俄羅斯民族。我們都在海市蜃樓中。這樣的俄羅斯，不管是書本裏還是我們廚房中的俄羅斯，其實從來都不曾有過。它只能存在於我們的腦海中。

一切都在改革中結束了，資本主義猛烈襲來。九十盧布變成了十個美元，這樣根本活不下去，於是我們就從廚房走到了大街上，結果發現原本就沒有什麽真正的思想理念，這麽多年，我們只是坐在那裏誇誇其談說空話罷了。也不知道從哪兒鉆出來一幫完全另類的人，一幫年輕家夥，穿著深紅色夾克，戴著金戒指，還有新的遊戲規則：有錢，你就是個人；沒錢，你就啥都不是。誰在乎你是否讀過黑格爾？“人文科學家”聽起來就像一種癥狀，他們所能做的一切，就是把曼德爾施塔姆的作品舉在手上。很多未知的東西都打開了。知識分子貧困到顏面盡失。每逢休息日，印度教黑天神的崇拜者們就在公園安置臨時廚房，發放湯食和一些二手貨。老人們排起整齊的隊伍等候領取，令人哽咽。他們中的一些人用手掩住了臉。我們那時候有兩個年幼的孩子，饑餓是很自然的。我和妻子開始經商。到工廠批發四到六箱冰激淩，再去市場上賣，那裏有很多人。由於沒有冰箱，幾小時後冰激淩就融化了。我們會分給那些饑餓的男孩子，他們好開心啊！妻子賣冰激淩，我就來來回回地搬運，我什麽都可以做，就是不能去賣貨。在很長一段時間裏，我都覺得渾身不舒服。

以前經常回憶起我們的“廚房生活”……那是什麽樣的愛情啊！多麽美麗的女人們！那些女人鄙視富人，不可能用金錢買到她們。可現在世道變了，沒有任何人有真感情，大家都為了賺錢。金錢欲望的膨脹，就像原子彈爆炸一樣……

左：弗拉基米爾·謝苗諾維奇·維索茨基（Vladimir Semyonovich Vysotsky，1938-1980）

右：布拉特·奧庫紮瓦（Bulat Okudjava，1924-1997）